易內傳

易內傳卷之四

上經

剝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一陰已戒女壯、二陰教遠小人、三陰又教之避難、豈五陰時猶輕有往哉、蓋此時善類幾盡、恐君子不勝忿激、欲扶正氣而輕於一擲、無功而徒自殲、故直曰不利有攸往、教君子動心忍性、培將來之生氣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變者、變君子以小人之道也、程子謂士大夫日志尊榮、四民日志富侈此以小人之道勝君子、而變其習

尚、乃亂之所從生者、蓋朝廷本陽明之居、而陰氣充塞、以光明正大之宇、悉被小人更變、故曰柔變剛羣陰擾擾、一陽煢煢、小人之長至此尚何所往哉、惟有順而止耳、非畏小人也、蓋君子觀象而尚消息盈虛之數、不敢與天爭也、於小人何尤、夫六十四卦皆象也、獨於此言觀象者、剝處陰陽死生之介、其幾甚微、人但見時數之消且虛、而不知其中有息而盈之理、蓋使道長盛昌則無以勵陽剛之氣、見獨立自全之用、至時窮道衰、乃見君子涵養甚深、其百折不回、終始不使意氣者、實從消息盈虛、而悟一定之理、惟

能觀之所以尚之故覘天行之變深知天意而能居易俟命以退守養其正氣也夫氣數之隆汚本乎天而旋轉由於人事君子惟知天而後能回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隆起地上而反附於地猶君子本居民上至窮而伍於民是小人迫之也夫欲勝小人在固民心以安國家農桑以厚其生禮樂以厚其性民心成城宗社以奠小人安能與民爭蓋君子所恃者民心也此時君子在位義不得去者宜從容諷人主加意厚下行其惠利以固民志上挽天行故上爻象曰民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足者、姤一陰爲之也、蹢躅之謀既熾、堅氷之禍浸成、君子急退、猶可自全、後雖欲退、不能脱穽矣、蔑與滅小異。惟有蔑視、正道之心。故有滅盡正人之事。曰滅下、則厝火積薪之下。寢其上者、尚能安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由姤而遯、剝足者未幾、及辨矣、君子猶不急自爲、地耶　未有與危君子也、言轉瞬而與之者衆、禍不可言矣、宜及時爲謀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陰剝陽、適以自剝、三之破黨、適以自全、得失禍福之幾、豈不在人自爲、蓋剝三即否之三、惟其包羞於

前故能改行於後、捐其可恃之黨、而從無倚之窮交、是於汙濁之場、獨具肝膽、盛衰之外、別有深觀、保全善類、聖人所深許也、故无咎、

以剝陽之時、而有失上下之三、蓋名義廉恥之心、非甚下流不能昧、則亦何在無可與為善之人哉、漢管寧歸自海外、而華歆與之通問、不使曹氏刼以官、宋禁道學、有建議殺晦翁者、而保全之、乃佗冑腹心、此固君子盛德感人、亦小人之不自絕於君子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膚之痛、善類幾盡、蓋小人自知終不容於正論、故欲盡去君子以逞、豈知三五隱附君子、彼肘腋間、已

有敗厥謀者哉甚矣小人之愚也　東漢之黨錮宋紹聖元符以後諸賢編管安置殆盡及韓范司馬之追貶鐫碑切近之災令人酸鼻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非君子不容小人小人由其自絕於君子曰以寵无不利欣小人以從正之利所以振君子之氣養國家之和也　三為上故交而棄黨以相扶五處上近地而攜族以求庇蓬生麻中反曲為直終无尤見天理人心終不盡喪蓋天理存於平時不足異而見於剝盡為可貴所謂陽不生於子而生於亥正此義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爻將為六陰陰極縕陽故十月為陽月九月為重
陽乾為木果陽也碩果又陽中之陽非人之不食自
不為人食也固蒂於百尺蒼幹之上雖有饕餮不得
而攫取矣君子潛身晦迹超然榮辱毀譽之外小人
惡從肆其吞噬哉故坤上之戰剝上為之也非此碩
果舉世皆朽枝萎草耳天留一君子以開世泰朝野
生氣賴茲一脈然則剝君子者天行存君子亦天行
天豈庇小人哉　剝極之時君子亦何所恃恃民心
之理終不可泯而吾心之天理有以入乎民心也曰

民所載、以君子之厚下也集羣之際、以輯安民心為要、無民、無國家、無君子、無民矣、夫君子以一身任綱常之重、以一心立天地民物之命、所繫屬在于百世、而小人乃欲害之、甚矣其于天地之怒、而剝陽適自剝也、漢末羣小謀殺李膺等、禁錮天下名士、而其後有袁紹戮常侍之慘、唐訓注淺謀受禍、而其後朱温誅宦官無遺類、小人何利於殘善類哉、聖人於初二四之蔑貞、以凶示之、上之剝廬、以不可用戒之、固所以為君子亦不忍小人之坐酷誅、傷國家元和也、剝取象曰宅曰牀曰廬、國家宅也、君子牀也、廬也、民以君子為廬、君子以國家為宅、小人又以君子之牀

為廬、可知君子於小人、原一體相安、而小人每欲戕其同室、是自戕也、三曰无咎、五曰无不利、善補過、不追既往也、初二四並曰凶、小人得志時、急悚以回心也、聖人於小人、且愛之以德如此、

復䷗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泰繼以否者、惕人狃治安而懈於修也、剝次以復者、惕人委阨運而甘於不振也、聖人序卦、於盈虛消息之變、皆以責人事也、姤小畜皆五陽不能勝一陰者陰為主也、陰為主、則陽變之陰、復五陰一陽、六爻皆稱復者、陽為主也、陽為主、則陰變而從陽、朝廷本君

子之居、故陽始生曰復、言前失所居而今復之、主君子也、朝廷非小人所得居、故陰初進曰姤、言無因而遇之、客小人也、陽不凝不耐消、故剝以艮止為悔、陽不動不能息、故復以震動為貞、並取坤者、坤萬物致養之母、土氣不厚則碩果不能實於剝落之日、而天心無由見於栗烈之候矣、天道反復不窮、觀象者以心理之流行與天運之流行相通、而反復其道、則消可知息、虛可知盈、而消虛始於姤者、數歷七日、蚤知其盈長之機、數也、即理也、剝一陽不利攸往者、陰得時而勢衆也、復一陽利攸往者、陽方進、獨為政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者前往而今反也前此大往小來陽剛不伸至一陽生而剛反矣為泰為壯亨自茲始也　復之順自剝之順來也惟順止以養晦於昔故能順行以展布於今久鬱乍伸之始君子與物更新此時民望方殷善類始進而小人之伺隙甚深故舉動必正大而寬和有序不執己見以逆輿情不任偏心以乖時勢則小人無間可乘矣夫一陽者繼此五陽之權輿也造端一失誤道百年始動惡可不臧哉臨之咸君子渾其門戶小人自捐藩籬壯之罔遯之係君子失其

營衛小人遂肆穿窬溫公居洛十五年復進執政去諸奸不力於動未得也罷新法太驟於順未全也誤信蔡京為所欺未幾有章蔡之蠹國吁剝復轉移之會可不深慮哉

七日始來復者天運不易為始也言天行者原其理於造化之主張使人沈思修省不敢狃目前也故剝曰天行見衰極不足懼可以人事救也復曰天行見盛始不足樂當以人事成也剝復如環均之天也無兩天行豈有兩天心

消則止長則往無不利故泰壯之為剛長實長自一陽始碩果之蕃息無已也

天行數也天心理也天行無定故

者義當思復危而能轉所以善補使無畏難却步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初在剝為碩果挺然獨存正氣而當復時潛藏未露知者寡矣四能獨與論交相與力存天地之心是於流俗見為獨而於名理為不孤矣　四之從初非違衆而偏從也初得天道四從其道從其天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三與天介乎見不見二因人進德見天未與天一惟五性純養深天德完固於心敦者氣之獨厚者也與天為一何悔之有夫无悔之與无祇悔見天同而安勉異矣　不曰以中自考而曰中以自考則心無時

非發而皆中節也中者天極中以自考者、天極存於其心也、卦言敦者三、臨上坤之盛也、艮上艮之終也、復五、則坤之中也、坤艮皆土、有敦厚无疆之德、而復五尤得土德之中、故曰中以自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剝上坤之乾也、復上乾之坤也、迷覺之分而已、故不遠復者常惺惺、天心持之固、即少違而旋復、迷復者常昏昏、人心縱之極、終不覺而思復、夫一念之肆、積迷遂不可救、備著其災凶者、重戒昏慝、使之慎於其始也、　復初陽為卦主、其吉宜矣、二至五並以陰爻

稱善者、陽氣秉令、則陰皆從陽、變小人為君子矣、上備着其凶者、陰極而盈也、初九、顏子之不遷不貳也、二曾子之以魯得之也、諸子日月至焉、其頻復乎、閔子介然不仕季氏、殆獨復矣、若敦復、則非夫子之不厭倦、未足語也、迷復之凶、魯昭失位似之矣、

无妄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也、誠則明、亨者誠而明也、光明洞達、合德於天、謂之元亨、故无妄與无僞異、无僞者直行其志而不飾、无妄者、謹持乎理而不詭、夫不詭於理、則合乎聖賢不易之矩、是之謂貞、所以亨也、心自昧其貞、外

妄乘虛而入謂之眚若徑行己意而不求當於理以為直而不偽將拂人性而犯人道之忌其能免於災眚耶不直云不正而曰匪正言其自以為正而實非正也匪正之眚乃匹夫之諒并與硜硜信果異硜硜猶近於正匹夫之諒特輕俠驁戾之徒耳安能往而有為於世耶荀息不食言成君過而非忠聶政為嚴氏雪私忿舍生非義以其乖於理而非正也世以直而无偽當无妄誤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一陽復生於下、是剛德自外返而來、為主於內、故无妄繼復、震得乾剛之氣最先、陽蟄於初、不外露、故心學之卦、如隨復无妄、皆以震為內卦、剛德自主於內、若外逐則內失其宰、主內雖云外來、實自內生也、動者剛之氣、健者剛之體、不牽外物、不泥己見、不流躁妄、剛所以得中也、剛而中、乃全其為主於內、我所主、即天下所主也、故得所應而亨、至正者天之命也、我與天下同此天命、剛中則至正、而盡人之性、即全天之命、故能事天而為天所祐、苟非正也、自違其天矣、而妄冀天之祐之哉、人之弗協、即天之不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育時萬物

无妄者天之命天與物各正性命然必雷發聲其氣始奮其理始顯者震得乾剛之初氣性善激而功迅也故非雷有以與之以物所自有與之也分陰分陽均一太極之理物各有是氣則各有是理也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以心見天以心之用為雷行故能對時育物茂者全一心之无妄而生理具足也養一心之生理足斯養萬物之和氣厚時者己與物之所同无妄在己則時中為體及物則時措為用合己與物而同歸於天命之正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變自訟是從險難中猛省非具震動之體不能也訟二歸逋其內自訟而臻此乎初无妄之主也故辭極與之　志者身世之宰无妄則內省無惡於志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凡有為而為與取必心皆妄也篤志於學始終無期效之心所謂勿正勿助深造以道也利有攸往言其學成功至希聖達天無弗利也　富者學中充裕之境二潛心力學不邀性命之償三守己安命不避形骸之災皆篤信士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言匪正有眚、猶恐妄人之幸免者、謬附正流、而貞士阨於遭逢、反無以謝流俗之口、故特著无妄之災、以明君子之無媿於心、蓋匪正之眚、見得失之不爽其理也。无妄之災、見禍福之或乖其數也。君子修身以俟命、但求慊於心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固守其正以乾體也乾健无妄之至也天德爲體故能歷久不渝　百念之貞、不敵一念之妄、故九四乾體、猶勉以固有、惟能固之、是以有之、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力學已久、未能與道為一、則宜優游涵泳、俟其自得、德教下敷、未能洽於遠人、則宜益修文德、俟其自來、勿藥有喜、是即以不藥藥也、　宋人之助長、是學術試无妄之藥而滋其病也、漢武唐宗、靡中國以勤遠略、是治法試无妄之藥而益之病也、曰不可試言攻疾而反益疾也、夫惟孟子之有事勿忘、能養學術之无妄、舜禹干羽格苗、能養治術之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之无妄、不衷於情理之正、故有眚无利、學術則告子之不動心、楊墨之仁義、操行則宋穆之讓、於陵之

廉皆情理兩乖、不可行者也　自以為无妄、直於心不直於理、故曰窮之災、非窮於時勢、窮於理也、无妄者當然之理、自然之心也、非自然、則所命為當然者亦妄矣、二之澹泊無營、三之失得勿恤、皆於勉行中存自然之意、若宋人助長、是妄營之穫畬也、未能入道、心已失其寧一矣、介甫新法、是妄試之藥也、未能治疾、元氣已為之斲喪矣、

大畜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二義、彖辭大象俱言蘊畜、六爻俱言畜止、夫誠同心畜德、豈有相軋之事、則二義固相輔也、學術正

大、不入虛無不雜功利、畜之極純無疵乃可膺大烹
之奉、然學之大、必徵於經濟之大、豈以小可為報稱、
故非涉大川不見其畜之大也、蓋畜以貞為主、使學
稍未正、一遇非常、神喪氣餒矣、故涉川必大識有度
之人、好謀而成、可行三軍、自反而縮、萬人可往、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為體、而篤實以厚其氣、則內有主而根心生色、
艮光外著愈徵乾德之內充、篤實雖外體、實內心也、
蓋乾主運行以為內體、艮主凝靜以為外體、非健以
內運則中槁、非止以外凝則外肆、內外皆陽為政、德

之所以日新也　本體之剛、上而以聖賢為歸、所崇尚皆正學矣、蓋非健不大、非止其健不能大正、能止健、則其健者篤實不浮、是大而正也、德大正、故出處亦大正、養賢者、見以德受養、非干祿也、德大正、故功業亦大正、剛健篤實、純乎天理以為措施、曰應乎天、言其乘時行道、非有立名之心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君子以艮止養乾健、則天在吾心、而剛不外洩、是一山中之天也、前言往行、皆古人之德所著、多識前言、則明是非而識義理之安、多識往行、則鑒得失而獲聖賢之軌、不昧於所從、不苟於所操、故德日底於正

大、而末流詭道、莫摇其天矣、夫古人者德之硎也、以古人為涵泳、故自收畜德之功、

初九有厲利己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初剛正不阿、權貴所忌、危機之伏、不待其出始見、曰利己、恐其不詧而自投於穽也、　災謂四、災不可以倖逃而可義卻、誠以道自愛、斯不犯於災地矣、

九二輿説輹　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小畜之説輻、人脱之也、自失其制、授人以柄、大畜之説輹、自脱之也、在我為政、行止自如、夫小畜大畜、均乾下也、彼牽復而進、此説輹而止者、巽畜乾力鈍、良畜乾力勁也、　輪轂能轉物、而亦轉於物、惟輹承輪

以貫轂而不動，是以不轉於物，而物惟所轉而莫違，中者出處之權，時當進則進為中，當退則退為中，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馬，三稱良馬，宜其安行無忌而必艱貞乃利往者傾險當思防也，日閑輿衛艱貞實事也，蓋三以良才進而四五二陰方伺間相阨，可肆然往乎，故操心危慮患深，克貞其德，使異己無閒可乘，則居身既固，可以建功立業，涉大川而應乎天矣　乾以良為小人，良又指乾為小人，是牛李之黨相傾也，蓋四五與初二異志，故相軋，上與三合志，故相成，各持私心，則

門戶分立、共矢公忠、則功過一體、三之利往、有同心之引也、夫三與小畜之三、均不中也、然彼說輻而受困者、巽體之上、陽制於陰也、此馬逐而利往者、艮體之上、陽合其德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初以四為蔽賢之權貴、四又斥初為捍網之頑童、童而牿者、弭於未張、禦於未進、勢順而易、故曰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指二為暴、猶四之斥初也、二强於初、制之未易、夫及其觸而始牿之、則强以不安、故禮禁未然、既張牙而後抑之、則爭而難行、故法用馴童、牿者、俟明讀法

之事、犢牙者、給賚以養其欲、郊遂以移其習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國之者碩、能以休休之度、用調劑之力、使傾軋者氷炭不爭、而水火相濟、是化險阻為坦途也、仕路亨矣、師濟協恭共成一道同風之治故曰道大行

頤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茹含主受、身之生氣所需而生、氣中生理具焉、貞則全頤之生理矣、是在善觀審頤之理而袪其累、自求口實、所以觀也、言自得所以生生也、許衡謂儒者治生為急、非教人逐生也、治生乃以養廉、而不至妄

求其自求口實之義乎諸說專以學術心德詁觀頤而不及飲食之理失名卦之旨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者道腴正世味而形神俱祿也養莫要於觀所養所養頤之理也不觀則不能察可否而取舍之間累性情矣又在於觀自養不觀自養則或以饑渴害飲食之正醉飽傷營衛之和矣觀所養者自養之本也觀自養者所養之不遺也要之養正而已伊尹嚴一介孟子辨簞食觀所養也孔子不厭不食衛武戒

賓筵、觀自養也、若陳平受金自私、昧所養之正矣、劉伶湎酒任性、昧自養之正矣、　天地於萬物、亭毒養其形、物與无妄養其性、以養正者予物也、聖人體天地而養賢、隆之以牢饋、將之以拜讓、於民則田里樹畜養其身、度數德行養其心、亦以養正者予之也、舜使契為司徒、養民之心、以觀所養之道推之也、稷教稼穡、養民之身、以觀自養之道推之也、故頤之時大、觀之義大也、識明則心清、心清則養正、觀庖丁之解牛、悟養生之道、觀紀渻之養木雞、悟養德之方、頤之觀、與觀之觀我、同一義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以初陽鼓和氣是為天養物者、山一陽隆起地上、是為地養物者、以山靜藏雷動、則深於養道也、言者心聲、道之華也、慎則聲華歛而性不浮、所養之事也、飲食營衛所滋也、節則營衛和而神恒清、自養之事也、寡言則氣靜而形自強、故慎所以謹身、亦以養生、知節則情恬而性益定、故節所以攝生、亦以養德、是故辨給而好談議、非所以全身也、侈靡而暴殄天物、非所以飭行也、無孟子之息邪距詖、則辨為尚口之窮也、無汾陽之忠誠謙光、則奢固敗度之尤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得天一真氣，故象震初陽，其服氣不食，能自養也，可定吉凶，決趨避，能自養以養人也，不能觀所養，故舍靈龜而但朵其頤，內踈者必外逐也，觀我與觀頤相應，言未能返觀生理，而外觀可欲之物也，所觀一誤，理欲斯眩，可不戒哉。

震陽得乾初氣，豈不知所養之正，惟其上應六四，恐因餽養甚隆，遂動紛華之悅，故惕以朵頤之凶，夫世之才士，染指功名之場，以為小節不足矜，而揆策圖功，是為足貴，孰知賢者敗節，等於辱身賤行，雖有成功，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於上勢隔地遠豈能無因而趨之初則賢士也使其顧密邇敦貧交何為不可故顛頤拂經非求初之謂謂其饕餮之鄙如齊人之乞墦也于邱非專謂求上謂不以禮自愛乞潤權貴如谷永之於王氏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王戎執籌鑽核吝嗇而拂養之正石崇飴釜蠟炊奢縱而拂養之正彼均自謂吾分之正不知其甚踰分而乖禮徒為肉食之鄙也曰十年勿用醜之也言雖濫竽寵禄實非養賢之典所宜及也　何以曰道大悖道者養道也天以之養物聖人以養賢及民一道

之正而已若非其道則聖人不能以天下之禄易一義士之介是故夷齊靈龜也戰國之士犬也秦人投骨而相牙則拂經而悖道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二極意口腹之養為一身而顛倒於世味中者也六四營情治安之養為萬民而顛倒於道德中者也虎視眈眈非妄視為初之靈而眈也其欲逐逐非縱欲為初之靈而逐也若妄視而淫情縱欲以亂性豈能无咎　初不可以觀四而四不可不視初初不可盱觀者自愛以重道也四必視初者為國家而尊賢

也、重道爲養德之正、而非傲、尊賢爲養民之正、而非屈、德施之光、惟其心境之光大、臣用心公溥、開誠任人、則功業昭著不窮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人主資賢臣以養民、常道也、五柔性易溺、恐難斷聲色之欲、故以拂經戒之、而勉其居貞、貞者清心寡欲之謂、惟寡欲乃能任賢勿貳、勉以居貞、勵其克己也、不許其涉大川、欲其任人也、德宜自勵、而功不可尸者、柔主易溺於欲、柔主不足於才也、四爲天下而折節於寒士、五爲天下而屈禮於大臣、皆養民之公

心也惟公也、故無嫌顛與拂之名、若二三利己之私則君子所不齒、惟五不可涉大川、故不可無上之利大川、臣之力、君之功也、曰順以從上、非屈也、為君德而從其道、為天下而從其才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諸爻俱有不足之辭、獨上稱由頤而利涉大川者、初剛僅堪鎮俗、未能濟艱、四雖能下人、而才弱非任重之器、惟艮陽在上、剛而能毅、則天下蒼生賴之、涉川者、由其具非常之才識、故能建非常之勳猷、享非常之鼎養、其唐肅代之汾陽乎　彖辭曰自求、彖傳曰自養、黄端伯以自求為不外求於世、其說精矣、為

頤為拂正未識自求自養之義故外求之擾擾也自求自養者自得其所養之正則傳食非泰不耕非素餐矣靈龜食氣自養故無求於外也二之頤不如四三之拂不如五者四五資人養人而二三資人自養且動靜異體貞不貞異用也　陽剛則有以自養陽在上又可以養人若陰柔則資養於人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大過䷛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履非常之變不得非常之人焉能有濟曰利有攸往言當往而有為也國事已敗壞不振豈容依違坐視

惟有勵志圖度勃興始事乃可救前事之失故又曰亨其責人有為之意切矣　易之分陽大陰小陰固不可敵陽而陽亦不宜過盛過則氣極易衰矣小畜一陰制五陽是為陰逆大過居中壓二陰是謂陽驕夫陰逆固非美陽驕不善用陰亦非盛世事蓋小畜有才有力之陰也宜用遠大過無才無力之陰也宜用和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專其咎於陽也大壯猶有用罔之戒況大過乎　大臣國之棟也羣臣椽榱也羣臣不能襄大臣

以有為、如椽榱朽、棟梁亦莫支也、蓋由執政剛愎自用、羣臣畏罪不敢任事、則棟橈非二陰之失、四陽過盛之失也、新進力靡無權、莫幹於前而國本弱、耄臣才鈍非時、難持其後而末又弱矣、本末之弱、固二陰之咎、實四陽之過亢有以弱之也　四陽過盛、而二五得中、是諸臣雖任氣使才、猶有一二老成燮理其間、可以救三四之過、何也、內巽外說、則立心行事、俱有委曲調和之意、庶幾易乖為順、而弱者可使振、橈者可使植也、國家安危之際、豈不以得人哉、此非一時之利害、而所繫者遠也、故曰大過之時大、　大過之時、不徒貴大才識、尤必有大器局、涵養深醇、乃可

善補變之用。鎮覓持平。而措國於不傾。豈易力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風在澤上。有風水相動之用。故為中孚。澤在木上。有風雨飄搖之勢。故為大過。澤以瀦水。羣下之擁朝廷。如水之澤喬木。若朝廷失政。國事漸乖。則羣下媮惰。如澤汎溢而没木。此急需砥柱時也。獨立不懼者。柱石之良臣。遯世无悶者。草莽之賢士。挽回世運。朝野皆有責焉。不得諸在朝。則望之在野矣。　大過之時。朝廷以紛更名亂。上之綱紀紊。下之禮俗衰。獨立不懼者。持風裁。秉道法。以救綱紀之過。遯世者。正學術。修廉隅。以挽風俗之過。惟不懼而後見獨立之堅。惟

无悶而後見遯世之確乎不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居中操柄者紛更喜事初獨以才弱能量力而慎用之但為朝廷謹職守固扃鑰於一方雖無大補救於時然根本有藉可為後來振拔之地故无咎　初巽體質柔和易沈潛故能持重而不啟釁僨事藉非以柔居下吾恐少年新進不識事而貽咎也多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者木之瘦挺久固質剛而姿柔正巽象也故韓退之以楊象君子夫剛無柔濟久失灌溉則中堅者亦

外枯矣得初之和澤以潤之而暢然生稊於下稊非初而生稊者初也

二之風裁有為正可濟以初之慎重不蹶初之柔巽善下宜輔以二之剛斷不阿稊生於下雖稺弱而有生意故二以近初為吉華榮於上雖光芬而無實用故五以近上為醜稊象初之卑微而慎重不拔華象上之風采而究無實效

亢陽之渴滋以少陰之潤故又取象於老夫女妻巽長女得坤初氣是柔德之完固者而初為巽初倍為完固惟完陰故可濟亢陽不然稺陰而趨驕陽一騁立折安能相與有成

曰女妻者非言稺少言其完陰未破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居中柄政故稱棟噫國事之壞四陽之亢為之而三尤為首禍也與　二剛中而與初四剛居柔而應初皆能自得其輔三則執拗自用雖有輔之者其如不可輔何哉秉國之鈞而不平三實尸其咎矣甚矣徒剛之無濟於時變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以剛居柔有才有度而下應初六能兼任慎重之士故規模凝重舉動周全棟之隆者也復云有它吝者恐其疑初過於慎難與有為將更用喜事之人不惟不克濟反滋之釁矣故戒以勿舍初而他任　三之

橈非有旁橈之者、不勝其驕吝而自橈耳、四才有可為、又能與人共為、人已交植、所以隆而不橈也、三以過剛僨事、棟折榱崩、非小才所能支、有工師為之審面而重葺焉、故橈於三者、猶幸其隆於四也、如安石新法擾民之餘、得司馬君實奮然罷除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二五皆中而五不如二者、二陽過未極、且比少陰也、五過極之陽、比過極之陰、時衰而無濟矣、　楊木少華、惟其榮於質、故無取於華、今而生華、則精氣未榮而木已槁矣、大木將壞之時、所恃者幹耳、不恃幹而

恃華、是猶國家根本漸撥、而徒恃文學優游之士、非不足耀重一時、然無救於成敗之數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以柔質處大過之極、時已萬難措手、惟有盡瘁國事、以一死謝責而已、其不遭時可悲也、豈得咎其才之不逮哉、嗚呼、藉茅之日、可有為而不為、棟橈之日、當重戒而不戒、至於大廈將傾、而乃責上六之一介忠蹇、為一木之支也、豈不悖哉、　趙宋南渡、播遷岌岌、權奸接踵、重以似道之公田關會、擾民誤國、有汪立信之策而不能用、是橈而不可輔者也、忠瘁如文山、而遇陳宜中之偏執、不堪與之共事、究受過涉之

凶而論者乃咎文山非撥亂之才何其闇於時勢而重誣蹇蹇之臣也獨立不懼之君子其如滅木已極何哉　紀功者當溯其始初雖才弱而聖人著其藉茅之用何也固始者後圖之先資則力雖微而功大褒忠者當觀其終上雖時去而聖人原其過涉之衷何也保終者報國之後勁則事勢雖無濟而宗社有光　濟變非陽剛之才不能而非以柔濟剛亦不能故三五之剛初上之柔皆無救於危急之勢也

坎䷜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六十四卦彖未有直言者獨坎云心亨以其中畫陽

為主也心為大陽人但見坎外暗而不見其心亨故特著之　坎中實故有孚凡人藏械於中不以真相見妄意可以陷人不知險阻在心先自陷矣何暇問世有孚而心亨自信信人內不藏機械之端則於世不見險阻之形何入而不自得故曰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人當患難時艱閔百端避之不能支之不及象辭曰習而傳曰重險甚處險之難也不盈者有孚之象凡誠不足於中者多驕溢內無把握則神漫而氣浮水

有時而泛濫橫決，或由搏激，或失疏瀦而然，非水之信也。盈科後進，流而不盈者，水之信也。緜汩陳五行，水不安其居，禹順水道，而水由地中行，為水全其信也。水惟以不盈為信，故經山觸石，紆回屈折，歷險阻，而其就下不盈者，確然不易也。鑿度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往來，行險而不失其信也。蓋惟信為可久，故險而不險，人心有主，萬變不移，亦猶是也。夫信土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五行以土為主，故水之流，鎮以土而全其性。

處險非有骨力有涵養不能，故貴剛而中，實德內蘊，則其心光明正大，不陷險中，而能濟險以行，不特濟一身之險，且能濟萬物

之險故曰有功　水外暗故曰行險內明故曰信夫以險為形勢信為骨幹險外而易內此其智勇深沈純乎坎德者也坎得乾中爻以其健為中心也得乾之健故恒易而知健險　不可升山川丘陵天地自然之險勢險而理易也九疇水首五行得天地生成最先水之行險而信天地為之也　雲城天塹堅甲利兵王公之設險守國也然有至易者主於內信是也有至易者以主內始能設至險以成外不然則所恃以為險者適資敵而自陷耳設險舊分禮義為無形之險城郭為有形之險似於文義未肖蓋王者據壘阻巖以固封守此法天地之險也內無險阻之心坦

然與民相孚此王公之有孚心亨也外示險阻之形巍然與民共守此王公之險而不失其信也天地惟有至易之理故能用至險以臨萬物人心亦惟有至易之理故能用至險以歷萬變險豈易用乎哉故曰險之時用大能用己險斯能濟世險

文王囚羑里順變演易周公被流言恐懼東征孔子畏匡圍宋阨陳蔡以天自信以窮自固此皆其有孚心亨即其至險之用也蓋在心為孚而亨在用為險而固要玩心字用字坎體陽用陰心亨體陽也設險用陰也以內陽用外陰事險而心平若以外陰耗內陽則事與心皆險矣坎初失道不善圖始也上六失道不善圖終也安危

始終之際、可不深加意乎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曰習、濟坎亦曰常曰習、非習於易簡、不能勝其習於險阻也、純氣足、斯無畏乎害氣也、常德行、而吾心之易簡全矣、習教事、而人心之險阻去矣、此之謂至易以知險、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所以善、在中畫之陽明、初以陰居重坎之下、以卑暗之資、處最艱之會、外暗失內明、故入窞而凶、失道凶者、明其非關遭際、心有未孚也、苟息不違大體、身殉奚齊、心之未亨、自處險地、宜其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有險者、言險難方深、正難措手、此時遽求大得、小亦無獲矣、求小得者、所以為異日大得之地也、二剛中、心亨、宏濟艱難之器、故不屑屑為目前之功、禍害之淺深、事機之遲速、非有識者不能乘、非有養者不能待、二深明機警、豈驟爭於未出中之日、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三內險未脫、外險且至、非大有器識者、能無蹶乎、三力弱性躁、意有餘而才不足、宜其重困而无功也、曰勿用、曰无功、為不度而妄希功者戒也、於此益見險

之時用甚難、而往有功之必由剛中也、漢翟義唐李
敬業、其坎三之入窞勿用者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艱難之際、大臣事君、宜略煩文、直抒悃款、則上下血
脈自通、宜因事陳論、安危緩急之間、不至以聚訟逡
巡、坐失機務、納約者、擇夫事勢之急而陳之、利害迫
切有以聳動其心、欲不聽而不能、納之自牖者、乘其一
念之明而通之、吾得以引伸其說、旁暢其理、聽者不
覺其自入矣、此人臣引君當道、為國濟變之妙用也、
禍變搶攘、此時君欲得臣、臣亦急欲得君、使君臣

之交不親奸邪得以中間矣、曰剛柔際者、言當直以肝膽相遇也、李懷光千里勤王、為杞瓚志貞所隔、咫尺不得見天子、豈非以君臣濶絕、小人得售其奸乎、惟馬援見光武、君臣皆簡易不疑、得之矣、以四之柔正、際五之剛正、故能略形迹而孚忠悃、不然、堂廉間隔、其足弛論思而誤機要者豈淺哉、故坎之簋缶非簡、睽之遇巷非詭、君臣間、皆深明事機、而曲盡其誠者也、

望以濟險者、二與四也、而二僇力危地、與君遠、四近君、則從君難間、使密邇而未能竭忠、何以為越在遠服者勸乎、故於四尤切切君臣之誼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二五剛中君臣之有為者也而二求小得五僅云既平者事機未至不能急濟大事當善觀時勢也 中之未大非屈於德屈於時之未至也大難初戡聲教隔於殊方澤未盡洽威未及覃惟徐俟其漸被耳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徽纆者膠固也叢棘者險難叢集如枳棘也以膠固不通之人置身荆棘叢繞之地安能脫迹以圖安哉初上俱曰失道明柔懦窒固之無當於時艱也

離☲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為雉。而彖象牝牛何也。文明之性。養以坤順。則不躁用其明也。坤為子母牛。離卦乾索坤。得坤中氣而為中女。故曰牝牛。

離以陰附陽。以順為道也。牝牛順之順者也。然一於順。恐失其正。故貴有以畜之言當厚養己德。不徒卑柔為順也。貞者正己而不阿。惟其畜於內。故能貞於外。至人之牧心如牧牛。謙曰自牧。離曰畜牛。皆養心法也。是故喪牛于易凶。羝羊觸藩則羸。羊可喪。牛不可喪。靜躁之別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天之文乎上也。百穀草木。地之文乎下也。要之

在天成象即成形者之蘊其精在地成形即成象者之著其化是故在天為星在地為石在天為九野在地為九州

離體陰而用陽不附乎陽則無以為明故二五皆以陰麗陽中稱吉惟麗陽乃可謂正故曰重　明以麗乎正曰柔麗乎中正離之君臣皆尚柔正也

君之麗正正己以臨下也臣之麗正正己而事上也君道明無取以柔服下臣道柔無取以明抗君故於君曰重明而不言柔於臣曰柔麗而不言明然君麗正則非具曰予聖而明也柔矣臣麗中正則非媮合苟容而柔也明矣此則柔明相濟所以同歸於正也不有柔正之臣雖重明之主豈能化成也哉

坎之時、天地晦昧、離之世、天地昭明、自晦而明、君臣時交養其明德、乃能為天下保其化成、

象

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詩緝熙、中庸純亦不已、皆繼明之義也、人心之明、不可一時稍蔽、猶天之日、不可一日而晦、況人主對宦官宮妾之時多、對賢士大夫之時少、稍不自省、障其明者交至、猶陰霾之蔽日也、故貴於夙夜殫心、養其明德、使不內障、自難外掩、後世良臣大寶丹扆之箴、日視朝政之請、懼主明之有時而間也、黃蘊生曰、帝王之學、莫大於誠明、坎之中實為誠、離之中虛為明、以離繼坎、明乎其為誠之發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以外畫之剛為明、初氣始銳、故有履錯之戒、其錯也、亦值時勢紛紜、非盡人事之失也、夫擾於時勢、當因人事以靖之、敬則小心畏慎、思慮精詳、而先後重輕、不失其序、錯者歸於一矣、坤文言曰敬以直內、需三曰敬慎不敗、敬所以養德、即所以制事、而善用其明也、主敬之學、時時存省、事事嚴密、無不敬、則無不明、敬非避錯、乃避咎也、夫事變何常、所貴研幾察理、處置若靜耳、若避一切以為安、恐事隳而弊生矣、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五全乎中土之氣、故以黃象德、離二索坤、得地道

之中故曰黄離

初質剛故以能敬為明之善二質柔故以能明為柔之善離於明順二者不可相無初嫌於躁而未順二嫌於懦而未明也以六居二為正不曰正而曰得中見二以中為正也不偏於柔則雖處内暗之地而能明

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重剛居下離之上日昃之象固宜處定神閒修人事以延久道之化而徒悲慼不能自安雖切暮景之嗟奚補哉其殷浩之事敗放廢咄咄書怪者乎故無樂天知命之學不可與於成敗之數

鼓缶而歌非

無聊苟安也、謝安圍碁却秦兵李泌從容侍帷幄不生事亦不廢事、不養亂亦不激亂、乃為善反晦為明也、何可久者、深咎其不能維持文明於未衰、而徒傷嗟於易盡之會、至於無可如何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剛而不中、妄騁其明、而昧於進退之機、闇於先後本末之理、故紛更無序、世方旦而自晦之、可為太息、極著其凶者、甚為不度機而輕躁舉事者戒也、在晉為殷浩庾亮、銳意北伐、在漢為終軍、急欲降南越、為呂嘉所殺、在唐為訓注、致甘露之變、在宋為安石、變

法援民。佹胄伐金取敗。皆不量才分。而妄騁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居上離之內。嶽柔有餘。明斷不足。誤倚剛躁之四。使海內失望。元氣頓傷。故聖人教之戒懼修省。重振主輝以貽丕業。故曰涕沱戚嗟則吉也。噫神宗勵精之日。其時外閑稍紓。海內無事。使以其推誠王呂者。任韓富諸君子。自可坐致太平。而自乖其會以致援民。猶不能出涕戚嗟。由昧於知人。明不足也。五闇於委任。不能自持主斷。致為執拗輕事之大臣所誤。曰離王公者。欲其自麗宸聰。以明斷用其虛誠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離之世、士大夫相尚以文辭、而不飭武備、大臣剛躁、國事叢脞、外寇小醜乘間而發、五咸嗟出涕、力事安攘、起上之舊老、以張撻伐之威、豈黷武哉、所以振國家委靡之氣、杜奸雄窺伺之心也、折首者殄厥渠、見王者之明於殄兇、獲匪醜者、寬宥協從、見王者之明於撫衆、以正邦者、言重明麗正之治、於四方無遺照也、

外傳

按離為麗正明照之世、而諸文多舉事制變之辭、何也、繼重險之後、過柔則巽懦而喪功、任剛則躁安而

激變、故貴以初之敬、勅其先幾、以二之中、定其國是、以上之正邪、為其外捍、夫興事於大難既平之後、如射者之命中、然發之太驟、則布武未定而機自折、即不折、亦踰乎的、審之過甚、則機牙自滯而弗能張、即張亦不及乎的、此命中之難也、惟省括於度則釋、斯得剛柔緩急之用矣、蓋坎為險阻紛紜之世、南北五季、非敦信以設險、不能立形勢而圖振興、離為文明振作之日、漢之文景、宋之慶歷熙寧、非敬慎以麗正、不能厚國本而規久遠、

按坎離俱以中爻為主、坎中實尚信、人心惟實斯誠、故九二九五、陽爻皆吉、離中虛尚明、人心惟虛斯明、故六二六五、陰爻皆吉、要

之惟誠、生明、坎中有離也、惟明生誠、離中有坎也、天地生成之功莫著於水火、一陽之復、在水王之時、一陰之生、在火王之中、坎中一陽、即復之陽也、離中一陰、即姤之陰也、民非水火不生活、乾坤資始資生之用寄焉、陰陽乘除消息之理具焉、故上經以坎離終、而下篇之終、亦以既濟未濟、均之水火也、

易內傳卷之五

下經

咸 ䷞ 艮下兌上

上篇首乾坤二老、著君臣之分、父母之恩。下篇首咸。兼艮兌二少、著男女之綱。蓋君臣爲人治之大、父母爲人道之大。而男女者、人道之感、生生所以不窮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說文訓皆、左傳註訓同。與物皆於理、則其同也正。與物皆於私、則其同也苟。故曰利貞。取女者、人道之大。正而必不容苟者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艮為內心、不止其所、安能通萬物之情、而不滋萬物之擾、時解以止屬感、說屬應、竊謂感應之相洽為說、而不踰其則為止、先止而後說者、惟中節乃謂之和也、

謂天地以氣感、聖人以理感、非也、天地聖人均此一理之流行、使原無是感應之理、安能強物以所弗受哉、

至理即至情、不愜乎理者、過情不及情、均為不情、夫詩以道情、不知易亦善言情也、上篇首乾曰性情、下篇首咸恒亦曰天地萬物之情、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水氣以潤澤惟虛故能受山之土氣以凝山澤交以氣相受無迎無距與聖人之心一也　人之心體本虛昧於理者自窒之凡有我之偏見將迎之妄念皆虛之賊也自窒其情安能通天下之情　老佛無心無感其無心者非理之當然也聖人有感無心其無心者因物情之自然而予以當然也故聖人之虛受與外道寂滅迥殊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震為足動於下故取拇張子云無所感而起妄也咸而遂通誠也妄其咸初之謂乎夫誠則虛妄則窒所

以感通者誠也感而遂通者虛也誠者情之矩也內外原自關通養內者外自符逐外者外反格志在外則心不在腔子裏內莫自守安能攝其外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初質柔志躁難自斂抑二本體沈潛以力未堅養未厚故不能靜以應物聖人示以止所之學急自反其本體也　感通有自然之機害生於逆其機也能順其自然之理居以俟之則無乖物亂性之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艮為手陽止於上也三為艮之陽正手之象而違其

本性為股之隨故吝可見有才尤貴有守否則俛仰隨人賢者未免為俗移矣　二柔靜而不執拗雖誤動可挽之自反三過剛而堅拗居艮之極反不如二之不害者病在執一也夫人豈不貴於有執期當於理耳三不擇所宗誤從其黨執以為是故曰執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變化成焉其用為思正以持之何悔之有四當心而居兌始已有說而動之機故云貞吉而旋憂其憧憧蓋防危於微所以戒出位之思也　貞者天理凝定於內也一理為主而萬緣皆靜萬化皆通矣莫靜於理莫活潑於理　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夫感者心之用感豈有害哉妄念起則失感之利而得感之害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光大者心境虛靈自無隔閡深於感之用者也害不祛而自無矣五以避感之害廢感之用於聖人體用兼至人己兼成之學豈有當哉故有心於感非正有心於不感亦非正均之心體未光大也　守寂之家但知防感之害而不知不感之亦有害夫咸脢之與艮限皆有心卻感而其癖不同艮限者當動而強為不動故曰危薰心咸脢者狃於靜而無志應物故曰

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為口陰、居咸極、兌口上開、陰之用洩矣、以口感人、說愈善、害愈深、不獨變亂事理、尤足蠱人性情、而究之自害其身心而已、　諸爻取象、專指其一、而上備舉輔頰舌者、狀口給之無所不用也、曰滕口說、見口說之奔騰漫衍不可窮極也、故覆邦必由利口、而取友務防便佞、

恒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誠意必先致知、固執在於擇善、恒之利貞、猶夫无妄

也。蓋心無僞妄、至性過人者能之。无妄而正、非學問純備不能也。事有恒心、篤信謹守者能之。有恒而正、非學問純備不能也。故无妄之大亨、歸本於天命之正。而恒之利往、歸本於天地之道。咸恒皆尚正、惟正故虛足以感。惟正故久而不厭。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為聲氣交通之事。故取乎柔上剛下。以情通。不以

分限也、恒為德義持守之事、故取乎剛上柔下、以分屬、不以情移也、然云剛柔皆應、則恒而兼咸之義矣、雷剛風柔、其相與者相濟也、巽而動、亦剛柔相為也、終始貫徹、反復相循、流行不已、恒道也、雷風剛柔之終始相生、同一久於其道、夫風無日不動、而雷之收發有候、雷一動時必輔以風之入、故有風而無雷之時無雷而不風之時、陽主陰輔、陽簡出而陰常勞、天之恒道也、或雷震非時、風烈拔木、則失其正、即不可以久、故天地之久者、必於其道、

聖賢之學、體用一貫、事業至極盛時、不離本初所謂終則有始也、

日月能久照、惟其得天、得天之正道也、四時能久成、惟

其變化天道之變化也聖人所以化成一日月四時之道而已天道原不已聖人之心與之俱不已學非小成治無近功涵濡優游於道之中久之而功自至焉物自化焉所謂純亦不已也惟純故不已

日月四時天地之所以久萬物者也聖人體天地之久以為久同一道也所以為情也情實也實理流行之謂情夫太極何情之可言而動生陽靜生陰是之謂至情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惟正能常故能變而不失其正繫辭曰神无方而恒大象曰立不易方無方者用之妙也不易者其體也有不易之體然後有無方之用用出於體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道無淺深學道必由淺入深下學上達淺者積久自深也深可驟求乎有意求深而不需其候是自塞其可以深之路而反入於詭僻始之不正安能乎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恒以剛為才以巽入為度二三俱巽體而二得巽中氣其心內用三處巽陽而躁其氣外張故三不恒而二能悔亡以中體靜而能守也　中道平易無奇才智者多厭而難耐惟志氣安靜乃能始終不渝初浚三不恒四非位上振皆坐不明中道之可久也曰能久中見惟中故可久既得又貴能久中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恒非柔脆所能三剛質本可恒久而以躁動自失其天曰承之羞曰无所容愧之激之使自反本也晋里克漢樊英皆爲善不終者也 蔡節齋之説甚精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非所久不如無久也不能久之人游移無定可與爲邪亦可與爲正尚非大害惟久而弗正則堅僻牢不可破最能壞世道害人心故頻復无咎者雖無常而可救也恒四以久無得雖有守而所趨不正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道以任人為用而以秉剛善斷為體惟善斷為能用人不則委柄臣下綱弛事隳矣制義非自用之謂善用人以行其義之謂也履五之夬履用己而未善於用恒五之從婦用人而未知所以用皆坐不知方也夫惟明於剛柔始終之方乃能制義而可久故初四五上之恒非其道與三之不恒同譏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非失之動也失之不審其本末緩急而動乖其宜也學則躐等助長治則欲速紛更同一弊也皆由不明天地之正道也夫閱甘苦難易而不茍其趣歷消

息盈虛而不弛其力久於其道者也急功矜得悻悻浮動失道而振恒者也　乾言寬居坤言永貞夫求道之心不可不切而欲得道之心不可不淡使汲汲躁妄則雜念橫生廣騖無得初浚上振皆躁動而不勝其意之私也私之去道遠矣不可以終日曰大无功與初之无攸利一也

遯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君子以守道不阿為正小人以守分不妄為正小利貞之訓非特為君子謀亦欲化小人為君子也使小人歸於正則朝野無事矣

彖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否三陰曰避難、剝五陰曰順止、坤六陰曰括囊、時廹之也、二陰始進、此時尚有老成秉軸於中、宵小勢微、不得不和同君子圖分事權、君子可宏其作用、厚為之防、轉身固有餘地、豈忍遽委而去之、所謂遯者善藏其用也、

君子之進退、豈任其意氣哉、隨乎時而已、與時行者、謂惟此時可行遯也、過此時不及遯矣、夫二陰始進、君子猶恃權藉之在我、未知陰小之浸長也、曰浸而長、其告君子以幾乎、

遯何以曰行當

道長之時以行為行當道消之時以止為行身有進退事有顯晦道固無時不行也遯之時人不見其當遯以遯為迂至於事後衆人失足而有道得全然後知其先見也是故遯之時之義至微至遠非君子不能見非君子不能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朝廷陽明之地故象乾君子如山以一陽止三陽之下是善嵌其才智於朝宁間也

君子龍潛小人鬼伏正一身之防與茍全者自異也進禮退義不屑屑與小人爭得失而不亢不激中正氣難干小人自斂戢不敢逞志蓋神於遯之用也其孔子之於陽貨王孫賈孟子之於王驩乎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值君子當軸之時惟宜安分從令如尾之附身而居後危懼恒存於心不可專行獨往自致罪譴此周公所以戒小人致尾大不掉之防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本體中順原非貪類聖人以其比於初陰敎之自存中順執持無動勿為小人所搖惑是因其本性為救正也曰固志言其原有志為善宜固而守之也初二兩爻愚之臆見然按三四五爻詞此說似為貫

通、且與小利貞之戒合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之病心而誤天下事也、夫秉理至公、斷然行所當為、羣邪何能間之、一有所係、則神明自失其柄、事多牽於私昵矣、彼小人者、巧於乘間、君子初亦明知其小人也、而或以其小心奉命而不能割、或以小才可用而不忍遠、而不知我已為小人用矣、爻曰疾、象曰憊、皆言其受病在心也、夫畜臣妾且不可係、況處大奸乎、寇準之於丁謂、趙鼎之於秦檜、皆由其初不能自克其係戀之情耳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與小人有故交、如同里同第同僚之誼、所謂好也、此最易至於係、依違則隳其術中、重絕則激其不馴、惟不惡而嚴以遠之耳、是謂好遯、非大有學識者不能也、故曰君子吉、小人則君子中之浮躁者也、

九五　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君子之領袖與小人同朝而自不為所染善藏其用、以維持國是、朝廷實嘉賴之、故曰嘉遯、五與二雖相應、實不同志、然有五之正志、乃能成二之固志、此變邪為正之妙用也、

上九　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身窮道腴故曰肥使不腴於道安能綽然不為變怵乎徐孺子申屠蟠陶淵明以之　戡亂制變係乎才遯亦須才無膽識則人得而恫疑恐喝之無藏身之術則人得而物色之此管寧所以自全而蔡邕欲遯而不得也

見理明識事早乃能斷然不回否則窮通足以疑之利害足以疑之毀譽足以疑之欲自全難矣三病其係上明其無疑為諸君子告也

大壯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壯如棟之隆取乎固也必堅固而不拔然後得為隆棟知名卦之義知利貞之義矣

既大豈有不正而

特言利貞大象又繩以禮何也貞者純固不偏而禮者貞之則也才氣稍飛揚意稍憤激即非貞舉動稍未恪即非禮萊公自矜澶淵之績得毋才氣飛揚乎東坡作詩譏刺得無憤激乎萊公被酒漏言得無失於恪乎夫君子之防小人恒疎而小人之伺君子也宬密可不謹哉然貞非以勝小人也自分當然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動者奮發有為剛者毅然斷制以毅然之力為興利革弊之事國家之氣勢彌昌矣正之純而動之善也君子無疑於不正而臨與大壯皆言大正者惟無

疑於不正故尚憂其有未正也偶失其正自違天地之情何以服小人之心　一陽順動而見天地之心四陽剛動而見天地之情蓋天地之道一正而已動而順乎正則正理常行於天地之間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得坤之靜正氣蘊而不測故為復雷在天上得乾之健正氣尊而不褻故為壯非地中之雷無以為天上之雷然天上之盛氣猶是地中之靜意故雷之在天上不屑屑數用搏擊而物自畏其威此天威之正也君子以天自處不屑屑用刑威而人自服其教此禮治之大也　禮天則也動之矩也小人雖

初

善伺君子之間而不能逃乎禮之範圍君子履必中禮以天矩自律則小人且受裁於範圍中矣此自治治人之大道也　陽氣初胎養其微而防其危其氣始厚故閑關於復陽氣正盛憂其洩而養其勁其氣始固故謹禮於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之初復之一陽為之也順動者何以躁動乎陽微恒自危而時盛則自恃也恃之敗事甚矣哉　先儒云理既不順勢又有忤不惟小人所忌且為君子所嫉斯言可為不度理審勢者戒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者好惡不偏、正己以正其君、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惟中故正、稍有偏心、行事多缺失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用罔者忽略而不戒也、罔為中疎、觸為外激、夫激於外而疎其中、故小人得而乘之、　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待君子之觸、而君子躁於一逞、墮其術中以自挫、則是小人反能用深、而君子反淺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凡小人樹藩棘以困君子、固其奸狠、然亦君子好立

門戶有以名之也夫欲天下無事惟無心而已無心者正之極也四正大自持君子既不標門戶小人何從樹藩棘哉故曰藩決大有二曰大車大壯四曰大輿非大車不能載國家之大非大輿不能騁君子之大也故器小者不可大受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諸爻多象羊者為壯言之言剛外露而好先人也君子不可有先人之氣不可無屹然自守之質不貶吾質所以服強不使吾氣所以馴狂罔於三觸於上徒有其氣也喪於五則并亡其質矣皆失其正大之體也

徒剛不能壯也故無手不觸不剛不能壯也故深

惜其喪夫羝者少壯有餘之氣及鋒而善用之猶可騁也至并外剛而喪之氣衰勢萎事無可為矣 大象非禮弗履禮無過不及上三之觸過也五之易不及也過猶不及俱非禮之失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既觸則機關動矣在荆棘之境欲退而自全得乎惟有小心畏慎以艱處之庶克免咎 八卦乾震象龍馬而兑為羊大壯陽盛之卦不取乾震本象而同象於兑何也羊為陽之躁氣陽盛而洩於外則剛不純而徒躁矣凡事惟中可久過盛則慮衰泰三陽得中

道、而大壯四陽過乎中、故繫易者喜泰而憂壯、雷陽配澤、為歸妹小險之卦、亦大壯取兑象之意也、

晉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侯有安定社稷之勲、人臣入相天子、出鎮方州、若方叔名虎、及唐宋之裴晉公韓魏公、是已、錫馬著崇德賞功之典、非璧馬之私勞也、晝接極論思啟沃之盛、見一德之泰交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繫辭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君子小人之進退、陰陽之進退也、晉之時、於氣運為陽明之進、於朝廷為君子

之進、世道陽明爲主、地陰道而能載物者、得陽明之氣主之也、明出地上、則陽氣不陷於地中、而能主乎陰以昌世道矣、順而麗明、是補衮以綏猷、而非容悅取寵以爲順也、柔而上行、是小心以勅幾、而非予聖自雄以爲行也、夫惟有明良協德之實、故有錫賚展庸之文、大明者、慮其任明而不順乎理、順麗之而柔居之、則明不外炫、是臣欽若而聖時憲也、地上之明、所以久而不敝、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熙隆之日、中外無事、人主喜於誇耀太平、而言祥瑞

者至矣、請封禪者至矣、進珍奇議營作者紛起矣是皆有以揜君心之明者、曰自昭明德、言明德在己、當自昭之、必澂然無欲、而後君德常清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士值熙時、何以有摧如之象、以權奸尚居樞軸、初以新進不善承迎、未免見抑、然貞則自吉也、恭柔之主、方虛己求賢、即未遽能相孚、豈有積行而壅上聞者、故裕自无咎、曰貞曰裕、釋躁念而長道心、誠無取乎汲汲也、　正者所以見摧之故、聖人慮其動念窮通、或至貶節徇人、故勵以獨行、命即蕃錫晝接之命、以去君遠、故曰未受命、惟未受命而有綽綽自得之懷、

故他日受命能有委蛇退食之度君子出處之際不少周張者道腴故也道腴氣自閒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五失得勿恤而二愁如何以受福於君蓋五不計功利之私而二殷情君臣之義其心同其德同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德足以信友然後道足以匡君三有升猷之志本非以利祿為心者故為衆君子所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詩刺碩鼠、懲貪吏之朘民也、春秋書鼷鼠、譏權臣之蠹國也、五仁柔之主、不屑屑發奸、故四得以戀權而固寵、雖尚見優容、而心恒惄然患失、聖人以鼠醜之以厲懼之、欲其引分自退、無汙盛時之名器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淡然無欲、養其清明、所謂自昭明德也、故曰心莫大於無心、力莫大於無力、勿恤者非晏然不置念也、內修德而不勤遠略、規久道而不希近功、王道之大、與學道之勿助勿忘、同一心法也、　衆允者協心以致

主也失得勿恤清心以蒞治也非協非清妄也妄則多悔故三五並言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英分有餘恃明用剛曰維用伐邑者言不可勤遠略也非教之觀兵正教之戢武也欲其自昭明德不治人而專自治乃免於吝也　心以内湛而明道以内裕而大上惟屑屑自見其明自恃以為光而不知於道實未光也

明夷䷣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維存艱難之志乃能正固而不衰稍生玩易則怠氣

乘而積患益深縱心生而致禍尤甚、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處幽囚之日、身係天下之安危、故曰大難、箕子值顛隮之勢、身關宗社之休戚、故曰內難、陰行善政、演易明道、文之內文明也、獻地除刑、拘幽引罪、文之外柔順也、外柔而後不傷其內明、象著之佯、犯顏直諍、箕子之正其志也、囚奴之辱、全身自隱、箕子之晦其明也、用晦而後曲盡其志、蓋文王以外藩處嫌疑之地、道在明而柔也、箕子以貴戚值淪喪之勢、志宜正而晦也、所行不同、其明則一、故當紂之時、文王之

小心服事、其用意冣曲、而箕子身繫宗社、其用心尤苦、皆非艱無以見其貞也、明者貞之本、見理稍未至、則無以審幾度勢、委曲周旋於危難中矣、曰內文明、內者外之鎮、曰晦其明、晦者明之用也、有其明、然後能用柔用晦、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能用晦而後全其明、用晦而後有以莅衆、全於用見其妙、不然、與漢人黃老之術何異、君道以明為尚、用晦者、溫恭淵默、不察察為精覈、而物來無不坐照也、商辛智足飾非、言足拒諫、以亡其國、正坐不知用晦之道也、

君用晦、非故示不測也、寬簡之道也、臣

晦其明、非苟且容身也、忠蹇之實也、使正志之臣、得
遇用晦之主、亦無事晦其明矣、蓋君之明可用晦、臣
之明不可槩用晦也、人臣而至晦其明、非人臣之幸
也、君人者使其臣至於晦明、非國之福也、吁、恣雎自
智者、可以思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疎遠之臣、誼殊貴戚、不合則去、固其所也、不知者
得無謂其勇於行為己恝乎、故曰主人有言、然人臣
之義、三諫不聽則去、君子可行則行、不食攸往、何恤
乎人言、　不食者惓惓君臣之義、不忍食也、國家將
不鼎食、祖宗將不血食、君子忍祿食乎、夫決志遠蹈、

至於三日不食、而即次閒、求一可與談心之主人不得、道窮至此、君子亦惟守其義而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君有股肱之誼、而遭逢暗主、穢德彰聞、何忍不急其救正、其西伯之於王室乎、請除炮烙、布化江漢、率叛國以服事、可謂切於用拯矣、不少萌懟君之念、而曲致其恭順、乃為不踰乎則、則者臣極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仁伐暴、千古大烈、而慎其辭曰不可疾貞、所以明
聖王不得已之心、而使後之闇奸者不能藉口也、蓋
有湯武安天下之志、乃可行非常之舉、是變之正也、
不稱南伐而曰狩、諱用兵之名、而文之以田獵、言渾
而義精矣、　十三載而始觀兵孟津、武其明於不疾
貞之義乎、夫至不得不取而後取之、則我之志、乃天
下人心之同然、曰乃大得者、惟其志安天下、乃能大
得其志、難辭也、慎辭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四入坤之始、與五比肩事主、其微子乎同為

貴戚之卿豈遽脫然引去蓋惟有箕子忍辱盡瘁挽未去之人心於內乃可以從容屏跡延未斬之宗祧於外也四之出門不惟有當保身之括亦曲盡其重維宗社之心曰獲心意言得遂其至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明所係非一端也明一息則殷社早隕不待牧野之師矣且朝鮮之奉先祧洪範之陳禹疇亦無著矣故箕子非一人之明實殷之宗祀與周之治千古之道統賴之者也自天地以來惟君子之心光明照耀豈可有時而息哉　內難曰正志三曰志大得四曰獲心意可見聖賢處不得已之變惟期無

愧於心、不必盡符其迹、故微箕之心、可對比干於地下、武王之心、可謝夷齊於首陽、卦中言文王言箕子、以見凡為外藩、當如文王之小心服事、凡在貴戚、當如箕子之委曲盡忠、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雄不武、予智不聖、不明晦者、言自謂為明者適以重其不明也、用晦而明、以不自聖聖、不明晦者、以自智愚、　上六之照四國、與豐上之翔天際、並為驕逞自聖之主、而明夷之上、其闇為甚、豐之上、漢武晉世祖也、明夷之上、商辛隋煬也、噫、覆國之君、何嘗無才

哉、二曰順以貞、上曰失則、人臣以忠順盡瘁爲貞、人主以虛己納諫爲貞、君臣之道、總無可自矜其明者、用晦之義大矣、

家人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男女正而後家道成、專言女貞者、陰守其分則能輔陽宣化、陰違其分則能蠱陽召亂、女貞則陽爲政而家正矣、否則陰爲政而內外咸失其正矣、故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董江都有言、男雖賤、猶爲其家陽、女雖貴、尚爲其國陰、君子調理陰陽之事、必自家始、而陽可以法規、陰易以情昵、利女貞者、自克其情、以

陽治陰之道也、陰不能昵陽、則陰陽均得其正、而和氣溢於兩間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天下均此家、家人止此男女、男正則有以正乎女、女正則有以輔乎男之正、不相侵之中、有相助之理焉、夫家人之義、通於天地、何其嚴也、父母者男女之主其家者也、君道嚴、以君道主其家、以嚴用其慈也、齊家之尚嚴、猶治國之威克厥愛、不專尚愛也、威所以全愛、嚴乃以成慈、剛柔相濟之理也、一家之君得其

正而家之衆翕然從此二老綱維六子生成萬物之大義也　男正外、乾之以易知也、女正內、坤之以簡能也、天地正故化育成、男女正故家道昌、同一義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發生火、火烈生風、此父子祖孫生生不已之義、火生風之生氣、仍是初時風生火之生氣、子孫復生子孫、仍是前此祖父生子孫之生氣、此源流相衍、仍歸一源之義也、　巽於先天位西南、後天位東南、離先天居正東、後天居正南、是火由東趨南、以生氣為巽先、巽由西南返東、以成氣為離後、此先後相衍之義也、離火有嚴明之德、所以風威萬物、巽風有順呼之

用所以入萬物此嚴以行慈之義也家人取長女中女者二女木火相生長仲相得女正則家正也

言有物則訓辭可為明徵行有恒則威儀可以則象此自嚴以嚴人即上六反身威如也嚴非有心示威德修而威自立也君子一言一行不敢稍任偏私則表率端而羣趨皆率愛惡正而微嫌皆泯惟正自威也言尚有物恐其習於文而不誠行尚有恒恐其弛於後而鮮終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具閑習防閑二義經其內外使各得分願此閑習之也辨其內外使無敢凌競此防閑之也皆正家之

道也　初有家之始當及其易閑而閑之若狃於家之已安漫不加謹則始而狎繼而瀆瀆而爭至是而後閑之導之而不從懲之則生怨矣故閑有家當於志未變時也本義豫防二字甚精所謂豫遠不敬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非徒不與外事即內事必稟令行之示不敢專也无攸遂者靜而貞牝雞無晨之義也在中饋者動而貞酒食是議之義也　婦人以無才為德非不可有才不可妄用其才也夫在中饋豈可漫無經畫而无攸遂而但在中饋則不妄用其才也坤所謂无成而代有終者也然如姜后之待罪永巷固非與外事者比

宋高后用司馬罷新法亦處變而正仍無歉於無成代終之義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庭中情分並居極重而恩法難於適宜嗃嗃之嚴不免於悔嘻嘻之和無救於吝均之未宜然家道惟嚴可久與其嘻嘻而貽吝於後無寧嗃嗃而取悔於初蓋吉凶肇於始而成於終凡易中先言吉後言吝者教人無狃一時之便先言悔吝後言吉无咎者教人當圖久遠之規也非聖人極深研幾烏能及此於嗃嗃曰未失非與之也猶有取也於嘻嘻曰失節

重咎之也，以示戒也。蓋猛厲之後，猶可用恩，侈濫之餘，不可以行法也。治家亦如治國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人主以天下為家，厚生之事，即正德之本也。使天下遂生樂業，富國即所以富家也。四之富家，節宣物力，杜絕貪冒，能正家而後富家，富而家益可正矣。其晉之羊杜，墾田荊襄，以裕公私，唐劉晏經理漕賦，以資國用者乎。若桑孔之榷算，王安石之三司條例，是欲富之而反瘠之也。蓋理財必歸寡欲之人，寡欲以理財，則身正而家正矣。故曰順在位，順乎理，不徇家人之欲，順乎公，不徇一己之私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之言格也愛憎無僻賞罰不阿正心修身以感格之也家既格而天下從之矣　交相愛如琴瑟鐘鼓之樂雞鳴昧旦之警皆男女相愛之至情理之正也若溺情而拂理則愛非其愛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立家既久習而漸怠怠則閒隔且生故貴乎積誠以聚之與家人相孚以至性也夫惟有孚而後威如否則意多二三法非畫一安能使家人共肅其教乎張子曰誠故信無私故威　不曰有威而曰威如誠無不敬而自儼然可畏也威出於孚故曰反身　初不

閑、則恩盛而濫、物多而爭、不正其始、何以有終、上不威則族大多寵、將有離析之憂、習久生渝、欲萌衰謝之勢不正其終、何以善後、故閑於初、肯獲無棄基也、威於上、式穀貽永謀也、三曰嗃嗃、上曰威如、二爻並尚嚴肅者、三下卦之終、上上卦之終、人情暮齒不振、多至寬弛、故聖人致意焉、

睽 ䷥ 兌下離上

睽 小事吉

睽與蹇渙不同、蹇渙勢已去而力圖恢復、睽則勢尚存而人有離心、欲苟安於無事、則上下乖隔、若大用懲創、則羣起為難、將致激變、故當乘勢之未去、整齊

國是、修德以繫人情、漸圖振興、故曰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中少二女、惟其質偏而不相能、情偏而各有溺也、故當以說且柔者調劑之、然一於柔說、亦難以化其偏、故說在於麗乎明、柔中必應乎剛、明者、審其本末輕重、制其利害緩急、而說不至於誤用、應剛者、托機要於諳練之老成、咨可否於宏通之碩德、而柔不失於無斷、如是以化乖隔而定人心、朝野上下之氣

通矣、

兌離氣交則成融冶變化之功故澤上火下為革、革者陰陽之交變也、離兌氣格則為偏駁乖沴之害故火上澤下為睽、睽者陰陽之偏格也、

火澤非睽也、火氣不下蒸夫澤、澤氣不上濟夫火、則睽矣、此氣化之乖其和也、中少各從所偶、亦非睽也、一稟兌和而失之妖媚、一賦離明而偏於浮躁、各任性而不相下、此氣質之乖其和也、惟各歸其正性、則氣化自交、而性情相洽、故濟睽必反其本也、

各為用則睽相為用則合、火澤二女之睽、失之各為用也、天地男女萬物之合、得之相為用也、說而濟以明、柔中而輔以剛、其相為用之義乎、天地男女萬物、非謂其睽

即合也、謂其迹雖睽而理合也、曰其事曰其志、則知睽之用、在乎其志與其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睽之時、人情乖隔、其上下不交、亦猶火與澤之不相為用、濟睽之用、在於同而異者、同以和其性而合夫天、異以辨其性而合於理、同所以包容萬物、異所以裁成萬物、惟有以裁之、乃有以善其容、如是則人心可一矣、同人云類族辨物、夫不以義合、謂之苟合、苟合非其自然、終必乖離、故凡天下之能相助者、未有不於其相治也、同而異、則有以相治、不苟合者可以久合而不至於睽、即處睽亦可以合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以同德相應、而地分疎闊、人易於間、故宜不急於求好以俟其自合、勿逐者、所以明其非約結而不為惡人藉口也、　初四相須以圖事、正如溫太真陶士行、并力以平蘇峻之亂、兩人觖一、則不能安晉室、使有自立功名之私、寧有濟乎　馬喪勿逐、是不汲汲於速得志、泯奔競重交誼也、惡人之見、是不屑屑於分形迹、弭爭黨、化奸邪也、皆濟睽之妙用也、若萊公求使相於王旦、昧勿逐自復之義矣、若孔子之拜陽貨、見惡何咎哉、　惡人之見、見害事者、防其相

傾、而非辱身也、夫識監軍之面、即不為士林所齒、同異之際、物好水火、吁可畏哉、郭汾陽之於魚朝恩、得之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坐論於太平之朝、君臣之常道、巷遇于艱難之會、君臣之變不失正也、故晉之晝接、人臣所深願、而遇巷於睽、猶坎之樽缶納約、人臣所不容已於君者、皆道也、光武之麥飯豆粥、其樽缶乎、李泌論建寧之寃、勸定太子、其納約自牖乎、周瑜半夜釋孫權之疑、鄧禹仗策謁蕭王、馬援自隗囂通欵光武、其遇主于巷乎、多事之日、君臣不可不用坦直、尤不得不用委曲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為兑主好說人者必善疑而又處可疑之地是以曳掣天劓無其事而有其形無其形而有其見夫二非曳三者三自見曳也四非掣三者三自見掣也六亦非天劓三者三自見天劓之也吁意不誠而生妄妄生幻形幻妄豈能疑人哉人自志亂耳木朽蟲蠹可借鑒也故濟大事者在乎誠意以立本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邪正淆而君子寡偶四之孤宜也夫孤於

時者不孤於道、得元夫以共事、同道相孚、可以濟睽矣、初勢卑於四、恐其相求過廹、或乖機宜、故慰之以勿逐、四位尊於初、慮其先施稍懈、致啟讒間、故堅之以交孚、宋洛蜀諸君子、得無昧於交孚之義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以寬柔莅睽之時、非得剛健沈毅之才、倚以為宗、安能濟事、曰噬膚、言其相悅之志、如嗜美味而不厭也、非謂易合也、剛健之人、易疎而難親、而與之相遇於巷、彼其衷亦苦矣、為人主者、得不極體其心、而肝膽傾之乎、象曰往有慶、欣五以折節而下良輔也、

初倚四為良馬、四視初為元夫、朋友之交甚真切也
二尊五為主、五奉二為宗、君臣之交無形迹也、不如
是不能濟睽、何也、世所以致睽者、生於形迹之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剛而不善用其剛、故殺機妄發、明而不善用其
明、故幻形橫生、載鬼一車者、謂小人如鬼、上既懷猜
疑、則小人乘間而肆其讒慝也、曰匪寇婚媾、醒其迷
而示以定形、因所明以通之也、曰往遇雨、決其機而
教之盡誠、因其剛以勵之也、三以好說而志紛、上
以剛躁而意亂、夫惟不誠、所以疑生、見者目魔、疑者

殺機、能克己而以誠相與、誠生明、明自信、則交接始終之義全矣、於三曰有終、勸以傾誠勿貳也、於上曰匪寇、勉其推誠勿惑也、既能以誠生明、則向之載鬼而來者、劃然雲散、而張弧以拒者、渙然冰釋矣、故曰羣疑亡、